

# 日本电影《小小的家》： 红色屋顶下的日常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石莉萍

84岁的日本导演山田洋次的名下,有《寅次郎的故事》、《远山的呼唤》、《幸福的黄手帕》、《黄昏清兵卫》、《武士的一分》、《儿子》等著名的影片,这些影片始终以小人物为主角,日本百姓生活的酸甜苦辣浮现在影像之中,悲欢离合沉浸在舒缓节奏里,被认为道尽了日本人心事。《小小的家》是山田洋次2014年的作品,通过一个女佣的传记,呈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。情感饱满,却极为克制;命运悲伤,却哀而不怨。

## 成为背景战争

出生在山形县的少女多喜,跟家乡许多家境贫寒的女孩子一样,背井离乡,到东京来当女佣。在小说家小中先生家工作一年之后,由小中夫人介绍到平井雅树家中服务。平井的夫人时子是个美人,优雅,温柔。多喜非常喜欢这个女主人,同时,对他们的家印象深刻。那是一栋建在坡道上的红瓦屋顶的房子。“真是一栋小巧可爱的房子。我很喜欢那个小小的家。”多喜的传记里这样写道。

多喜来到平井家,正是春天,那栋红瓦屋顶的房子,坐落于绿树与大片粉白樱花之中,在周围传统的灰褐色调为主的房屋中显得极为突出。它的洋气表现了女主人平井时子眼光的独特。多喜沉浸于这个小小的家的日常生活之中。熨衣、擦地板、做饭、泡茶。背着小少爷来来往往在家与诊所的路上。过年,收到时子送的丝绸旧衣,累,但是满足,因此,也很开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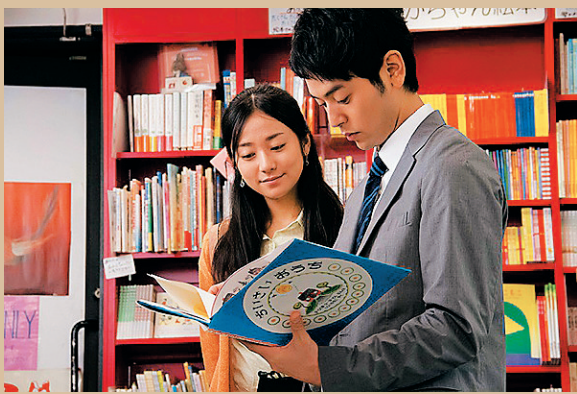
伴随着多喜在平井家安静度日的,是一些来自“外面”的消息,那是关于战争的。在影片中,可以看到东京奥运会因战争停办。南京大屠杀的消息登在报纸上,题为“南京陷落”,日本国内欢庆,商场打折。不断有征兵的消息传来,平井事务所的年轻人也相继走上战场。日本对美发动了珍珠港突袭。最后,战事吃紧,日本人的食物实行配给制,平井工作的玩具公司不再能生产金属玩具。终于,平井家无力再雇女佣,多喜离开东京,回到故乡。

山田洋次并不正面描写战争,他始终让战争成为影子一样的存在。如果说平井家的生活是实的,战争就是虚的。但有时,影子的力量强大,它左右着人们的实际生活。因为战争的进程通过人们的谈话、报纸的消息传送,它在影片中是碎片化的,不再惨烈血腥,它以一种隐约但顽固的方式介入生活,并最终成为人们命运的主宰。

## 埋藏秘密的爱情

板仓正治是平井的下属,他的专业是美术,因玩具公司业务发展被雇来设计产品。过年的时候,玩具公司的社长与职员都到平井家的小洋楼里聚会。板仓正治姗姗来迟。他穿一件风衣,发型奇怪,但也许是那时从事艺术人士的装扮。他本分、木讷。时子在玄关迎接,他的样子令她有不一样的感觉,她告诉多喜,这个人跟她丈夫其他同事“都不一样”。

也许,正是这种“不一样”让时子与板仓发展出一段爱情。当大家谈论战争,并向住着把玩具卖到有四亿人的中国时,板仓与时子谈论的,是电影音乐,在对指挥家指挥姿态的模仿中大笑;当众人酒酣耳热时,板仓却在给小少爷念漫画书时与孩子一起悠然入梦。他吃着多喜做的杂煮,真正是饿极了



《小小的家》的细节真实、生动、丰富。  
山田洋次一直是酷爱细节描写的导演。

享受美味的样子,令时子与多喜相视而乐。

板仓也喜欢平井家的房子,“其实很久以前我就对这栋房子很感兴趣……我常想坡道上那家红色屋顶的时髦房子里,住着什么样的人呢?我一直很憧憬这里。”两个外来的人,多喜与板仓,都深深爱上这座红色屋顶的房子,可能,是因为它的红色在一片灰褐色间流露出来的暖意,这暖意弥漫在小小的家里,令两个异乡人在东京这样陌生的大都市找到了一种归属感。

但板仓与时子的爱情,只能是一种埋藏着的爱情,它的热烈被隐忍的态度控制着,像一种文火的燃烧。山田洋次用暴风雨夜里两个人影子的靠近,用和服背后花样的颠倒,用时子掐板仓胳膊的小动作表现他们之中浓度极高的爱情。这爱情最终不为人知,除了多喜。

负载着秘密的人生是沉重的,虽然,能负载起秘密是人生成熟的标志之一。板仓终于也要踏上战场,辞行后,他对送行的多喜说:“如果我死了,那是为了保护你和夫人。”影片中的秘密,在这句话中同样隐藏。板仓与多喜,都来自北国,了解“雪堆到屋檐下”的感觉,多喜是否也喜欢板仓?时子对多喜关爱有加,多喜对时子,有没有主仆之外的别的情感?最关键的是,多喜为什么没有送出时子的信,让板仓在从军前与时子见上最后一面?当人活到更愿意保守秘密而不是宣扬秘密时,人生的简单不再,人性的复杂突显。

红色屋顶的小小的家毁于1945年的东京大轰炸,平井与时子罹难。战后回国的板仓正治成为著名画家,他的卧室里始终挂着一幅画,名为“回忆中的小小的家”。他与多喜一样,终身未婚。多喜的遗物中,平井时子的秀丽笔迹依旧留在尚未拆封的信件上。“秘密”折磨着活得最长的人。

## 营造气氛的细节

相比于剧情的大量留白,《小小的家》的细节却真实、生动、丰富。山田洋次一直是酷爱细节描写的导演。

《小小的家》中,扮演多喜的年轻演员黑木华,专门学习山形的方言,并接受了昭和时代女佣人说话的礼仪、和服的穿法和日常打扫的规矩的特训。在片中,她的脸上带着做工的人常有的微红,害羞、规矩、小心,又朴质、善良、坚定。一举一动,都是收敛的,既体现了身份,又表现了性格。黑木华也因此得到2015年日本电影学院最佳女主角奖。老年多喜由倍赏千惠子饰演,她佝偻着腰,舔铅笔尖后写字,趴在小桌上背影抽动失声的哭泣,都令人印象深刻。

“小小的家”玄关处的插花随剧情不断变化。杂煮里的年糕,乌冬面,炸猪排带给人食物独有的暖意。和服上的雅致的绣花,与洋装的时尚,一样烘托着时子的美丽。板仓本子上的速写,时子翻看到自己的形象时突然合上。多喜对时子的好友睦子讲述时子恋情时的哭泣。小说家小中先生告诉多喜女佣应该聪明……诸多的细节,看似随意,却是精心安排的。它们共同营造出影片平和、繁复、克制的气氛。

时光流逝,残酷被软化,错失被原谅,只有日常生活里的细节,固执地重复,甜与苦,就在那固执的重复里不断闪现。